# 一、旧桂系兴衰

## 1. 本是绿林好汉

桂系有旧桂系和新桂系之分。辛亥革命到1925年,以陆荣廷、谭浩明、沈鸿英为首的广西军事政治集团，被称为旧桂系;1925年到1949年,以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、黄旭初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则为新桂系。新桂系与旧桂系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要了解新旧桂系，就得从陆荣廷讲起。

陆荣廷原名陆阿宋,1858年出生于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一个赤贫的壮族家庭。父陆业秀，虽耕种几分薄田，却不务正业，行为不检，因偷盗被人打伤致死。此时，陆荣廷仅二岁。陆母欧氏生活无着，携陆到武鸣县城居住，以割马草与挑水卖为生。

陆荣廷到了弱冠就学年龄，欧氏省衣缩食，将他送到县城唐家村的一唐姓私塾就读，虽不求望子成龙，但也想其认几个方块字。可惜仅读了一年，因家贫无法交纳先生束修，只得辍学在家，帮着干些杂务。

由于欧氏管教不严，陆荣廷从小就染上了偷盗恶习，颇有点子承父业的味道。不过他自幼就有些组织才能。玉米成熟的时候，陆叫一些年龄不差上下的小孩一起去田间偷玉米。出发之前，他让大家把外衣脱下，将衣服扣子扣好，袖子上打个结，又将裤脚管用绳

子扎紧，当作装玉米的口袋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就去地里将玉米偷回，但他自己却从不吃裤脚管装回的玉米。

10岁那年,欧氏又去世。陆荣廷成了孤儿,生活无着,只得靠乞讨和偷盗生活。某次，陆荣廷见邻近霍家女主人从外面吃喜酒回来，将所戴金镯和戒指取下放在靠窗户的桌上，就设计将金镯、戒指偷去。等到霍家发现，他已将偷来之物在赌场上输得精光。霍家丢了东西,就断定是陆阿宋偷去,将陆找来。陆开始不承认,后再三追问，终于承认是自己所窃。霍家一面拿钱去赎回手饰，一面报告地方团总。团总将他抓去，用绳子绑了要浸水。霍家怕出人命，又再三求情,将他放了。

霍家女主人对陆荣廷起了同情之心，觉得其小小年纪，无依无靠,怪可怜的,就给他两串铜钱,对他说“孩子,这回出去要做好人,从今以后不要再犯这个毛病了。”于是,陆荣廷就拿了这两串铜钱到龙州去谋生。

陆虽不务正业,手脚不干净,但为人讲义气,重情义,后来发迹后,买了礼物回武鸣探亲,打算到霍家去报恩。谁知到了霍家,赶上女主人去世，陆跪在灵前嚎啕大哭，将霍家大女认作义姐，接到南宁公馆居住，并给义姐一根棍子，对着家人说：“就是我的妻子儿媳,有不对的地方,连我在内,请姐姐拿这根棍子来打。”

陆荣廷到了龙州，遇见了龙州厅衙门有个叫梁亚珠的衙役。梁在衙门放午炮，兼做些送信跑腿之事，见陆荣廷流浪无依，就收留了他,让他代跑文书挣几个钱。可是,文书并不是天天都有跑的,梁亚珠就介绍陆去附近的一家赌场帮忙扫地烧茶水，晚上赌局收了场，陆就在赌场的石板上睡觉。陆后来当了都督，当地人就将这块石板称作都督石。

到了龙州，陆荣廷还是改不了偷鸡摸狗的勾当，又常在板标一个叫黄妈的妇人办的粥铺吃粥。黄妈无子,见陆乖巧,少年英俊,虽

有偷盗毛病，也不以为怪，就提出要陆当他的契仔。陆本来就父母早亡，在龙州无依无靠，也乐得有个契妈。由此，陆偷得来的东西，不时送给黄妈，黄妈也将好菜好饭总要留给陆吃。黄妈卖鸡肉，鸡腿必留给陆，客人想买，说是留给我仔吃的。陆荣廷对黄妈很感激。后来发迹了,在龙州建了一座‘中将第”想起黄妈,派人寻找,终于找到。陆以太夫人礼用四乘大轿、卫队前呼后拥,将黄氏接来,一直供养至死。

陆荣廷在龙州干偷盗勾当时，常住在山洞，与惯贼张拉珠合伙。一次分赃不均,二人闹翻了。一天,陆在洞中熟睡,张拉珠闯进去，向陆开了一枪，想杀死陆，不料陆张嘴睡着，这一枪仅伤了其嘴。陆闻枪声,一跃而起,将张赶跑了,从此留下了一张歪嘴。

1881 年，陆荣廷结识了水口关把总程武英。程把总见其为人精灵,官话、白话、土话都会讲,就要陆当他的勤务兵,配一枝枪给陆，陆由此练了一手好枪法。陆荣廷在山口时，参加了秘密结社三合会。

1886 年,清廷大量裁军,程把总的队伍被解散了。陆荣廷没有了差事，就约了几个朋友打算上山为匪。未上山前的一天，陆在河边用粉枪打鱼，恰巧走私鸦片的烟帮三人路过。听到枪声，烟帮以为是打他们的,丢下几十斤鸦片,拔腿就跑。陆捡了一个大便宜,便用鸦片换来几条枪，做起土匪来。附近的一些人也附和来参加，不长时间居然有了一定规模，陆自然成了这帮土匪的头头。

陆荣廷入山为寇后，倒也不是见东西就抢，见人就杀，他吩咐手下喽罗,不抢贫苦人,不抢中国人,也不抢住在附近的越南人。有一次，陆的部下抢劫了附近的越南人，陆知道后大骂了一阵，说我们在这里吃饭,就不要在这里拉屎,要拉就远一点。以后,陆一直坚持‘兔子不吃窝边草’的为匪准则,只抢几十里外的殷商富户。过了二三年，就专抢法国人的枪支和财物（因为此时越南沦为法国人的

殖民地）。这样，中国官府不捉他，越南边境的老百姓暗中支持他，法国人却捉不到他。

某次，陆荣廷带了一伙人在越南边境打抢，被法国兵追得很急，追进了一个小村子。有一家越南老百姓妇女正在生孩子，越南百姓就将他藏在床底下，躲过了危险。因为越南人都恨法国侵略者,故愿意帮助陆荣廷。

就这样,陆荣廷见法军人少,就带十几人去抢劫 如果人多,就到各村多邀一些人去，专抢巡哨的法国兵。前后抢了四五年，过得逍遥自在。

陆荣廷自在，但法国人不得安宁，又抓不住他，就请求中国政府解决。清政府责成驻龙州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处理。苏派人向陆招降,陆同意了。

陆荣廷受招安的时候，另一股土匪何四也接受了朝廷的招安。何四帮有 150 人左右,陆帮约有 100 人,不足一个营,苏元春还是给这两股土匪一个营的番号。何四的人多，本应由何当管带，但何四对陆荣廷说:"我不会讲官话,也懒得见官,还是你做管带,我做帮带好啦。"陆也由此成为清军管带,带部到红水河一带剿匪。

法国人听说清廷对解决陆荣廷问题竟采取招安之法，颇为不满。屡次致电苏元春责问。苏也就起了解散陆部之意，但统领马盛治反对。马还示意陆小心提防。

一天，苏元春召见陆荣廷，陆命其部下死党随后跟至，在都督府前左右环伺。苏责问陆,陆说:"我这帮兄弟,他们惯了,一时不见我,就要到处寻找,一时不见都不行。"苏怕逼得太急反惹出许多麻烦，笑笑不再追问。陆后来也一直平安无事，于是对马统领十分感激。

中法战争后，清廷裁兵，许多被裁士兵不少是会党分子，由于生活无着，啸聚山林为匪，人称游勇。在广西与越南边界，游勇甚

多。

苏元春派陆荣廷进剿游勇，陆荣廷本人也是会党上人，但受招安后,想立功升官,利用自己熟悉土匪行径的长处,屡有收获,为苏元春侧重。特别是一个叫二十四寨的地方，聚匪千人，官兵以往每次进剿都无功而返。二十四寨前面，是一片烂泥深水田，是土匪并不注意的地方。陆荣廷命令全部官兵,脱掉裤子,通过深水田,突进匪巢。当时群匪正在寨中赌博作乐,遇此突然袭击,哪敢反击,连逃命都来不及。结果打死打伤甚众,缴获各类枪支数百,大获全胜。陆部也由此扩编为全营，陆升任全营督带。

陆荣廷在水口的时候，与渡船老板谭泰源的大女儿暗中要好。陆到越南抢劫法国兵，谭女还替陆带枪过境。谭泰源见女儿与陆来往,并不满意,逼她与本已订婚的黎家阿怒结婚,谭女不从。不久阿怒得病死了，谭女就正式与陆结婚，成了陆的大夫人。

当陆荣廷在中越边境做土匪时，谭泰源之子谭浩明在家种地，后来也入了伙。陆招安当管带后，谭在陆部当哨长。谭很服陆，陆也器重谭，后来自己每升一级，也报谭提一级。

1903 年春，苏元春的广西提督之职被清政府革除。第二年春，由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推荐，陆荣廷担任了边防军荣字营统领，苏元春的熙字营也有一部分拨给了陆统率，熙字营军官陈炳焜、林绍斐也转到了陆部任职。此时，陈炳焜任荣子营帮统，林绍斐任文案，谭浩明、韦荣昌、林俊廷、黄榜标、申荷藩、黄自新、曾少魁等分任督带或管带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旧桂系的重要人物。

次年冬，两广总督岑春煊调陆部赴河池，会攻起义军。陆在六甲、南舟等地击败起义军，追入贵州境内，起义军被杀者不计其数。陆荣廷因镇压起义有功，受到清廷的赏识。过了两年，这位只上了一年私塾的陆统领，居然去日本一趟，名曰考察新兵教育。

1907 年 9 月,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‘钦廉防城起义”,旋

即失败,陆荣廷率队去防城‘清乡”,镇压当地参加起义的群众。

同年 12 月,孙中山亲自领导镇南关起义。事前,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曾汝璟秘密策动陆荣廷。在镇南关起义的当天,陆派了一樵妇持函到镇南关炮台,表示愿以所率 600 余人投入孙中山麾下,并告之次日将有 500 清军自凭祥来进攻,后日更有清军 2000 自龙州来,事急万分,要起义军自重。孙中山阅后与周围的人商量,认为镇南关炮台上大炮虽多,但只有一个炮可打,枪也只有 70 余枝,难于进攻,决定回河内筹款筹械,由参与起义的会党首领黄明堂坚守 5 日,只等枪械运到,即进攻龙州。孙中山又复函陆荣廷,要他做内应。过了几天,清军纠集 4000 人,以优势兵力三面围攻镇南关。陆荣廷率部在大炮的配合下向镇南关北炮台猛扑,黄明堂全力抵抗,但由于枪弹告罄,不得已只得放弃炮台,退至越南。

镇南关起义失败后,陆荣廷获得了清廷赏给的“捷勇巴图鲁”的封号,升为右江镇总兵,不久调任左江镇总兵驻龙州。

1911 年 6 日,广西提督龙济光调赴广东任职,清廷升陆荣廷为广西提督,设提督衙门于南宁。

## 2. 旧督一变为新督

陆荣廷当上清廷的广西提督仅几个月时间,一场使满清政府土崩瓦解的大地震发生了。1911 年 10 月 10 日,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。接着,湖南、陕西等省纷纷响应。

武昌起义前,广西境内的同盟会就已十分活跃。1910 年 8月,同盟会广西支部在省会桂林成立,与此同时,南宁、柳州、梧州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。广西革命党人刘崛等得知武昌起义消息,从香港赶回梧州,策动驻军和绿林武装于 11 月 1 日宣布独立,成立梧州临时军政分府。

武昌起义后，桂林的革命党人连日秘密集会，筹划响应，经过反复研究,决定于 10月 30 日发动起义。

到了起义这天，忽然下起罕见的大雨，城内街道积水成河，城外道路也被淹没，使起义计划被打乱，只得改期进行。

当时，桂林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布政使王芝祥手中。武昌起义后,王如热锅上的蚂蚁,坐卧不宁,将巡防营八营调入城内,监视革命党人活动频繁的新军。就在此时，传出了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，王更为恐怕，赶快通过各种关系找革命党人谈判。桂林的革命党人多数也主张争取王芝祥和巡抚沈秉反正，就通过广西谘议局副局长黄宏宪等多次找沈、王商谈,陈说利害,劝其宣布独立。

广西财政一向要靠湖南、广东协饷，此时湖南已宣布独立，广东也有不稳迹象。广西如不独立，财政就难以支持。面对如此局面，沈秉、王芝祥不得不接受独立的主张，派人在一夜之间做了几百面黄色三角旗标语，上书“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”等字样,于 11月 7 日插遍全城，广西就这样独立了。

第二天，广西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，出席者千余人，以新军代表最多，会上宣布沈秉堃为都督，王芝祥和时在南宁的陆荣廷为副都督。

与此同时，南宁也在酝酿独立。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宁，革命党人苏无涯、李应元、雷沛鸿、雷在汉、谭昌等,多次集会,密谋响应。南宁革命党人手中没有武装，南宁的新军旧军都掌握在陆荣廷手里。革命党人认为，如果争取陆荣廷宣传独立，不但使清廷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，给武昌起义军以精神上的支持，而且陆手中拥有几万军队，可请其派兵北上援鄂，给武昌起义军以军事帮助。主意已定，革命党人就派代表直接与陆荣廷谈判。

陆在各省纷纷独立的形势影响下，特别是桂林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后，给陆的刺激很大。但初次见面时，陆对革命党还存在戒

心，让大舅子谭浩明手执大刀立在身旁。经过革命党人晓以利害，最后同意宣布独立,定于 11 月 9 日召开独立大会。

南宁宣布独立这一天，与者数千人，场面很是热烈。只是许多的文武官员还拖着长长的辫子，穿清朝的袍褂。尤其是左江道台纪堪谨,拖着辫子,戴着顶子,非常刺目。散会时,同盟会会员雷鲲池从袋里摸出剪刀,一手牵着纪的辫子说:"宣布独立了,纪道台你还留这辫子干什么?"使得纪堪谨不禁失声痛哭。

陆荣廷虽派人参加了独立大会，但这只不过是见风使舵之举。当时，虽已有数省独立，但革命尚未分胜负，陆荣廷这样的人岂能真心附和革命。当天晚上,陆就在家里焚香点烛,面北三跪九叩,口中言言有词:"老臣罪该万死,将来必报圣恩。"陆的儿女亲家、新军标统龙觐光，更是在当天召集新军气势汹汹地训话，说今日之事不过是敷衍时会，要属下军官务必遵守朝廷军令，违者军法从事。

南宁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党人,看破了陆荣廷"独立"的假把戏，曾计划就在陆宣布独立的当天发难，不幸此事为龙觐光侦知，向陆荣廷告密。陆派兵将新军驻地一一包围，又在附近架设大炮指向新军。幸得雷鲲池从中奔走，陆荣廷才没对新军动武，但缴去了新军全部枪械。

南宁独立后，陆在南宁设立了军政府，革命党人继续与之谈判,提出如下要求:一、调集兵力从速北伐,协助武汉革命军解决袁世凯武装;二、发还收缴的新军枪械;三、在军政部内设交通部,以联络和收编民军；四、将省会迁来南宁，以摆脱旧政治势力的影响；五、成立学生军,施以短期训练后迅速北伐。

陆荣廷对于这些要求，无一不满口应承，表面并无半点踌躇之意，轻而易举地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。

年轻的革命党人天真地认为陆答应的事总会兑现，就把联络民军视为重中之重，四处派人联络，招出了不少民军。陆开始并不

表反对，等到招来之后，却只将携带枪械的民军予以收编，以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对于未携枪械者，一律不予安置。

再说桂林独立后，局势并不稳定。副都督王芝祥原本是广西实力派人物,对沈秉堃任都督不满,认为应该由他来当都督。于是,他就设计要将沈秉堃赶走。在王芝祥的指使下，11 月 10 日晚上,桂林发生兵变。先由都督府卫队首先发难，继之巡防营第 15 队响应。一时间，桂林城内枪声大作，乱作一团。都督沈秉堃实际上是光杆司令,无法控制局势,悄悄逃走。王芝祥见目的已达,又装模作样地平息了兵变。

王芝祥原本认为，赶走了沈秉堃，都督非他莫属。谁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。其实王芝祥之事，是司马昭之心，议员谁人不知。议员们偏偏不买他的账，转而推举陆荣廷为都督，并将此决定于 12 日通电全省及独立各省。

陆荣廷没想到在沈王之争中自己作了一次渔翁，捡了这么个大便宜,自然喜出望外,当天就发出通电,自我表白说“:现承桂省人民公举荣廷为省都督,自惭德薄鲜能,惟顾念大局,保持治安,不得不勉其责…… ”

陆荣廷“保持治安”的第一步，就是搜查南宁同盟会机关“恒益’号,迫害革命党人,使其不能在南宁立足,纷纷出逃。

陆荣廷虽然被省议院推为都督，但不服者大有人在。浔州（今桂平）、柳州和梧州的一部分同盟会会员，对陆出任都督表示强烈反对。浔州同盟会会员罗佩珩发动民军数千人围攻浔州，举柳州同盟会会员刘古香为都督。广东肇庆革命党人巫其祥，率领民军 200 余人，乘船驶入梧州河面，摆出夺取梧州的架式。

梧州是广西进入广东的主要通道，陆荣廷不敢掉以轻心，乃密电梧州守军水陆夹攻广东民军，又令龙觐光率部由南宁下驶梧州，击败了巫其祥。陆荣廷为稳固自己的统治，又把南宁的同盟会会员

召进督署“会谈”,强迫其以“广西军民联席会议”的名义宣布陆荣廷为广西都督。又在南宁、梧州、柳州三地成立民军征集所,派雷在汉去柳州调停民军。在陆的分化瓦解之下,浔州民军孤立无援,不久解散,柳州的革命党人也旋即停止了反陆活动。

本省人当本省都督是辛亥革命后的自然趋势。沈秉堃、王芝祥都是外省人,自知不能再在广西立足,决心离开广西。沈以湘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,扬言出师北伐,到了湖南就停滞不前。王芝祥当广西布政使时,以杀人著称,自知不容于桂人,乃率巡防营 6 个大队离去。沈、王离桂后,陆立即派陈炳焜赶赴桂林坐镇。

此时,原南宁会党首领王和顺在广州担任惠军统领,传闻王将从梧州入桂林,争夺都督位子。陆荣廷闻讯,一下子着急起来,匆忙率军离开南宁,向梧州开拔,在梧州盘桓了 10 余日,委任黄榜标为梧州军政分府总长,又令龙觐光沿江布防,自认为一切安排妥当了,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到达桂林。经过 20 余天的筹措,陆正式就任广西都督。

陆荣廷心中明白,他这都督是巧取豪夺得来的,与革命一点边都沾不上。名不正,则言不顺;人心不服,则统治不稳。陆荣廷为了堵住革命党人嘴,大言不惭地说自己“革命数十年,其容忍蜷伏于满清政府之下,持有兵权以待今日耳”。

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革命的,陆荣廷说,他也要北伐。他装模作样地发出“北伐”通电,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带 25 个大队“星夜北征”,甚至慷慨激昂地表示“廷此一去,誓灭此朝食,有死无退”。实际上,陆的“北伐”是只见雷声响,不见雨点下,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。

陆氏清楚,影响他权力巩固的是革命党人和一部立宪党人,就大施分化瓦解之计,对这些人封官许愿。革命党人有的担任厅长、司长,有的任参议员,还有的任府长、知县。对立宪党人也是如此。

广西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官半职。这些人不少本也是追名逐利之辈，最终经不住陆的勾引，成了陆手中的玩物。

对于军权，陆荣廷则牢牢抓在手中。他担任都督后，取消了各地的军分府，把新军扩编为两个师，每师两个团，以把兄弟陈炳焜为第 1 师师长,驻桂林 大舅子谭浩明为第 2 师师长,驻龙州。又将全省的巡防队改称国民军，其中的高级军官，大多出身于绿林、游勇，而且都担任过前清巡防营的军官。至此，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基本形成。

旧桂系是一个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，它的主要成员陆荣廷(武鸣人)、谭浩明(龙州人)、陈炳焜(马平人)、莫荣新(桂平人),过去任过清政府巡防营的军官，现在摇身一变，成了新政权的师长、镇守使、司令等职,掌握着军政实权,他们构成旧桂系的台柱子。这些人在用人时,十分注重地域观念,以武鸣、龙州、马平、桂平等地的人为主,时人称之为‘ 非龙即马、不平则鸣 ”。

除了地域观念为纽带外，旧桂系还十分看重拜把兄弟和裙带关系。陆荣廷、谭浩明、陈炳焜年少时就浪荡江湖,流落边关,此间结成拜把兄弟。陈炳焜和谭浩明不但当了师长，而且还分任军政司长和镇守使。陆同谭关系更非一般，既为郎舅又为儿女亲家，可谓亲上加亲。其下属也是如法炮制，莫荣新与沈鸿英也是儿女亲家，武卫军司令马济则是陆的于儿子。桂军牢牢控制在这些人手中。

旧桂系的用人原则就是任人惟亲。陆荣廷对自己家里人自不须说,大儿子陆裕光刚刚 20 岁,就当上了师长,三儿子陆裕藩年龄更小当上了团长。他的部下也争相仿效，出现了 12 岁的营长、15 岁的县长，广西被他们闹得乌烟瘴气。辛亥革命后稍稍出现的一点新气象，被他们一扫而光。陆就用这种办法，使桂系内部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，把民国后的广西变成陆家的天下。

### 3. 陆荣廷“护国”反袁

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清王朝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。袁氏复出之后，大耍两面派手法，一面逼革命党人同意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,一面逼清帝退位。

袁世凯如愿以偿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，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，名以孙中山为党首，实际是以宋教仁为领袖。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，国民党在参、政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，宋教仁雄心勃勃地准备组织责任内阁。 1913 年 3 月,踌躇满志的宋教仁正准备北上组阁，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被袁世凯刺杀于上海火车站,时称‘宋案”。

“宋案”发生后,终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清了袁的真实面目，发动‘二次革命’反袁,广东都督陈炯明响应,宣布独立。孙中山为使陈炯明反袁无后顾之忧，号召在广州的广西同盟会会员返桂策动陆荣廷附和革命。受孙中山之命，同盟会会员潘乃德来到南宁。

潘对陆荣廷讲了必须反袁的一番道理，又说孙中山如何如何器重他。潘说 我公为西南革命中坚,马首是瞻,举足轻重,倘能高举义旗，西南各省必风起云涌，袁世凯是不难打倒的。陆荣廷听了说 现在北军大批南下,这些军队都是久经训练之师,势力雄厚,而且江西、江苏、安徽、广东(此几省已宣布独立)等省,内部不稳,湖南谭延闿的态度不明，这次革命必然失败，我们不宜多此一举，我能维治广西治安，使广西得假以时日从事建设，就好了。从而拒绝了反袁的要求。

陆荣廷这时怎能去反袁呢？他绿林出身，好不容易混到今天的地步。如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会去干,革命也罢,反袁也罢,对他没有好处，他才不会干亏本的买卖。陆荣廷不但没有反袁，策动湖南

反袁独立失败后逃入广西的武昌起义元勋蒋翊武，也被杀害于桂林。陆荣廷成了袁世凯镇压“二次革命”的帮凶。

扑灭‘二次革命’后,袁氏对各省大权在握的都督很不放心,采纳策士们的‘消藩’策,将各省都督的称号一律废除,另于北京建立将军府，给那些都督们以各种将军的称号。将军分为两种，对于有地盘、有兵权的将军,冠以‘武’字,对于没有地盘和军权的下台将军,则冠以‘威’字。陆荣廷被授为宁武将军。

袁世凯在任命各省将军的时候，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待遇。广东将军龙济光，因大刀阔斧地屠杀革命党人，得到袁的宠爱，被封为振武上将军。陆荣廷与龙在前清时同为提督，地位等同，却只得了宁武将军,少了一个‘上’字,心中很不舒服。后来袁为笼络陆，又晋升陆为耀武上将军，陆心理才得以平衡。

不久，袁世凯想作皇帝，为使各地的军政大员们不反对自己称帝，又大肆封官加爵。龙济光被封为一等公爵，不久又晋封为郡王，陆荣廷则仅封为侯爵。陆对袁厚彼薄此很不满，成了后来陆反对帝制的一个原因。

袁世凯对各地的将军们，尤其是非北洋系的将军很不放心，就采取各种手段加以牵制。‘二次革命’后不久,袁任命了张鸣岐为广西民政长。张原为广西巡抚，后调任两广总督，在前清时代是陆的顶头上司,对张的到来陆不好拒绝,但心里不愿接受。后来,袁又命令张帮办广西军务，要直接插手陆的兵权，陆就不能再容忍了，毫不客气地将张赶走。

张鸣岐走后，袁世凯又任命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，实际上是袁派在陆身边的高级特务。袁还给王加了一个“会办广西军务”的头衔。陆荣廷对此很恼火,既不愿接纳,又不能拒绝,怎么办呢?陆就向袁‘请假’以示抵抗,可袁世凯没把陆的‘请假’当作一回事。此事成了陆反袁的又一原因。

袁世凯对各省的军阀还采取以子为质的办法，使他们听命其摆布。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大多被袁用为公府武官，名义上是要他们学习军事和公府礼节，以便将来子承父业。军阀们都知袁世凯不安好心，但又没有合适的理由抵制。陆也将二儿子陆裕勋送去了北京。当他托病“请假”的时候，就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将陆裕勋召回。袁世凯也找不出理由不让陆裕勋回来，但行至汉口，就派人将其毒死了。这样，陆对袁有了杀子之恨。但陆自知反袁时机不成熟，不露声色，袁也装出一副十分惋惜的样子，派员来照料后事，双方都在演戏。

1915 年下半年起，过足了大总统瘾的袁世凯，紧锣密鼓的开展复辟帝制的活动。袁氏要开历史倒车，不但全国人民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坚决反对，连曾是袁氏追随者的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也劝“袁悬崖勒马，激流勇退”。袁氏不但不听，反而老羞成怒。梁就与弟子蔡锷密商反袁，由梁先发讨袁文章，夺舆论先声，蔡见机潜回云南，起兵讨袁。

1915 年 8 月，梁启超拒绝 20 万元收买，不顾枪弹威胁，毅然在《大中华》杂志上发表洋洋万言的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对袁世凯及其鼓吹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。 11 月 7 日，蔡锷以养病为名，秘密赴日本然后潜回云南。

云南的一部分军官和士兵，在原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的鼓动下，早已酝酿武装讨袁，由于云南将军唐继尧模棱两可，迟迟未能行动。蔡锷到滇后，统一了各派力量，于 1915 年 12 月 25 日宣布云南独立，组成讨袁“护国军”，打响讨袁第一枪，并向四川进军。

陆荣廷对袁世凯已积累了许多不满，又素来仰慕梁启超。梁在蔡锷起事云南后，多次致函陆荣廷，劝其参与反袁。陆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翼一直存在戒心，如果讨袁由温和的进步党领导，他认为是可以与之合作的。但陆又慑于袁世凯表面力量很强，不敢动

手太早。因此当云南宣布独立电劝他响应时，仅表可以与云南互不侵犯,实际还等待观望。

梁启超对陆荣廷参与反袁十分看重，就写信给陆说：“若桂军一起,粤能景从最善也,即不然,而以偏师略定钦廉,运输之孔道一通，则桂省何至以乏饷缺械为虑者？”这几句，搔到了陆荣廷的痒处。广西一向很穷,广东则富,利用反袁机会,取得广东,可一鸟二石。陆荣廷接了此信，就急邀梁启超入桂，聘为谋主。

这年底，陆荣廷派密使到上海迎梁。梁随后登上一日轮横滨号到香港,然后转轮‘ 妙义山 ’号到越南海防。一路上,梁躲在船舱底下，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敢出来透口气。到海防后，梁不久由镇南关进入广西,到了南宁。

梁启超到南宁前，广西的局势已有了重大变化。袁世凯本想让北洋军假道滇越路进攻云南，但为法国人拒绝，只得改变计划，决定假道广西进攻滇东。陆得知这一消息，就利用广西民众团体发出反对北洋军假道的呼吁，电阻袁派北洋军进广西。

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愿放弃这一计划，又怕逼得太甚反使陆铤而走险，公开同自己对立，就反过来要陆派兵攻打云南，让滇桂自相残杀。陆荣廷不愿上当，又不便公开拒绝，就要求袁发枪五千枝，军饷一百万元，否则不能出兵。

袁的武器自然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运到，陆荣廷也就按兵不动。袁又想出一计，让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部假道广西进攻云南。这可给陆出了一个难题。

龙氏兄弟是云南人，龙觐光与陆荣廷又是儿女亲家，龙的儿子龙运干是陆的女婿，至亲来假道，于情于理都不好拒绝。

陆荣廷找不出理由不让龙觐光假道，就打电报给龙觐光，要其少带士兵，多带枪械，说士兵可以沿途招募，有了枪械不愁没有士兵。龙觐光觉得有理，加之龙济光正忙于应付广东的反袁活动，抽

不出多的军队给其兄，仅让龙觐光带了 4000 人组织征滇军进入广西。

1916 年 1 月,龙觐光到了南宁。然后去武鸣访陆。两亲家见面后，龙装出亲热得不得了的样子，陆对这位亲家翁则极为冷淡，消极地表示什么事也不想做，甚至连官都懒得当了。两亲家也就如此这般敷衍了一番。

与此同时，陆荣廷对袁世凯的态度却变得异常的恭顺。经常对部下称赞袁的种种好处。这些情况传到了袁的耳朵里，诡计多端的袁世凯也被蒙住了，认为陆荣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袁的这个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北洋军正在四川打了胜仗，见风使舵是这些将军们的一贯作风。

基于上述估计，袁世凯就命令陆荣廷进兵贵州。陆荣廷也不推辞，满口答应。袁对陆多少还有些不放心，就打电报向广西巡按使王祖同，问陆的态度到底怎样，是否靠得住。也不知王巡按使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,还是情报不准,反正对袁说,陆很靠得住,并可作保证。

3 月 7 日，袁世凯任命陆荣廷为贵州宣慰使，委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。此时，陆就摆出一副移师北上的架式到达柳州。可是到了 3 月 13 日,陆荣廷和梁启超却致电袁世凯,令其辞职,限 24 小时答复。3 月 15 日,再以陆、梁和陈炳焜、谭浩明、莫荣新的名义，分别于南宁和柳州同时通电全国，宣布广西独立。陆在柳州自任广西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，梁为总参议。

3 月初，龙觐光所部进驻百色，前锋已抵达云南境内。正当龙准备将主力移师入滇时，陆荣廷让派来“协助”的陆裕光从内部动手,将龙部全部缴械,还将龙觐光父子俩扣了起来。龙运干不敢直接致电岳丈，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给其父子一条生路。陆回电报说，政见虽有不同，亲戚还是亲戚，要龙觐光劝其兄龙济光宣布独

立。龙觐光连命都捏在自己亲家手中，哪有不从之理。

北京的袁世凯没料到陆会对亲家动手，正为自己的妙计而洋洋自得。接着又下令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云南巡按使。这个命令发表的时候，龙正在百色胆战心惊地宣读广西独立的宣言，这是百色人民交给他的一项临时任务，他不敢不从。

广西的独立，不仅直接促成了龙觐光的缴械投降，巩固了护国军的大本营云南，也有力地支援了正在川南、湘西苦战的护国军，瓦解了北洋军的士气。广西独立后，与贵州一致讨袁。这对袁如是晴天霹雳，他在战场上能下的赌注都下了，但毫无取胜的希望。正在他为广西独立而焦虑万分之际，又传来消息说，广东、浙江、四川、湖南等省亦不稳固。更使他伤心的，连他昔日最得意的干将冯国璋也劝他取消帝制,惩办帝制祸首,自动辞职,以安民心。

听到一个一个的坏消息，袁世凯已是六神无主，忙召来谋士们问策。不料谋士们也认为要保住总统地位，应该取消帝制。万般无奈之际,袁世凯只得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,次日又废除了‘洪宪’年号。不久又恢复内阁制,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,袁本人则死皮赖脸的坐在总统位子上不走。

袁氏取消帝制后，即来电责备陆荣廷，大意是我已取消帝制，尔应取消独立。陆也就毫不客气地回电说 尔帝制自为,背叛民国，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敌人，应自动退位以谢国人，否则，吾等誓与尔周旋到底云云。

广西宣布独立时，湖南方面尚在观望。陆荣廷原定的讨袁计划是,在广西编为三个军,以谭浩明、莫荣新、林虎为军长,配合李烈钧部先行夺取广东，陆亲率马济所部武卫军进兵湘、桂边境，逼迫湖南独立。正在这个计划拟定的时候，湖南已宣布独立。

这时，前两广总督岑春煊来电说要到肇庆来讨袁，通电各独立省份征求在肇庆设都司令部，以便统一讨袁军政事宜。各独立省份